

# 因“看”而“梦”：人生况味的诗化

## ——卞之琳《断章》与张岱《西湖七月半》之比较

敬亚平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期刊部, 重庆 400067)

**摘要:**卞之琳的小诗《断章》问世80多年来,以其篇幅短小、主旨和意象蕴含丰富所形成的巨大张力受到读者和评论者的青睐,对之阐释者更是众说纷纭。在梳理众说的基础上,抓住关键词“看”与“梦”,并通过与张岱小品散文《西湖七月半》的跨文体、跨时空比较,揭示其因“看”而“梦”之古今一脉的人生况味。

**关键词:**《断章》;《西湖七月半》;看;梦;人生况味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9)06-0061-05

卞之琳的小诗《断章》创作于1935年,全诗仅4句34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sup>①</sup>这首小诗问世80多年来,受到读者的持续青睐和评论者的高度关注,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形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引人关注的奇特现象。尽管卞之琳曾就《断章》的创作意图做过多次说明,并一再揭示这首诗的主旨意蕴,但读者的好奇心却丝毫不减。正如李健吾所说:“诗人挡不住读者。这正是这首诗美丽的地方,也正是象征主义高妙的地方。”<sup>[1]</sup>由于不少评论者借助中国古代玄秘主义和现代西方象征主义阐释此诗,使得这首小诗多多少少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笔者拟在梳理有关评论的基础上,通过将其与张岱的小品散文《西湖七月半》之间跨时空、跨文体比较,揭示其所蕴含的朴素情思,还原其所要表现的某些惯常的人生体验,为读者进一步阐释此诗提供一个新视角,以期穿透笼罩在这首小诗之上的各种理论的迷雾,达到对此诗意蕴之领悟返璞归真的目的。

### 一、诗无达诂:众说纷纭“看”《断章》

中国古人云:诗无达诂;西方谚语云:见解如钟表,人人都说自家的准。这两种说法看似毫不相干,实则道出了诗歌欣赏和评论的个中三昧:诗歌所蕴含的主旨和情感具有多重性,而读者和评论者都难

免强作解人,总认为自己的解读是更为准确的那一个。卞之琳的《断章》,正是一首没有“达诂”的新诗。孙玉石在《新诗十讲》中曾提到,“在诗在接受中,意象复杂、蕴含多元的作品,引起了批评家和研究者之间因多义理解而发生分歧的现象”<sup>[2]</sup>,就是用《断章》作为例证的。江弱水曾对卞之琳的新诗创作进行过深入研究,在谈到这首《断章》时,他说:“这应该是流传最广的一首中国现代诗吧,却是掷骰子式的杰作,最能见证随缘的灵感之妙用。”<sup>[3]</sup>意思是《断章》乃卞之琳的一种“赌博型”的写法,诗成全凭运气,无关技巧,令人顿生一丝神秘之感。

事实上,关于《断章》所蕴含的多义性的阐释,最初源自评论者李健吾和作者卞之琳的一场互动。李健吾与卞之琳这对评论者与创作者最初的交流,引发了关于《断章》的哲理与情感的多重阐释,至今余绪不绝。1936年4月至6月,也就是《断章》被收入《鱼目集》出版不久,李健吾和卞之琳两人先后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了4篇文章: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1936年4月12日)、卞之琳《关于〈鱼目集〉》(1936年5月10日)、李健吾《答〈鱼目集〉作者——卞之琳先生》(1936年6月7日)、卞之琳《关于“你”》(1936年6月7日)。李健吾的两篇文章对包括《断章》在内的卞之琳的新诗进行了评论,并对卞之琳的回应做出了答复;卞之琳的文章则对李健吾的评论做出了回应,认

收稿日期:2019-08-25

作者简介:敬亚平,编审,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编辑学。

为李健吾对一些诗作的评论和自己的创作意图“差不多”，但是不同意李健吾对于《断章》的解读。李健吾认为，诗人在《断章》中对人生的解释“都是装饰”：“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李健吾进一步阐释说，尽管这首诗的“文字那样单纯，情感那样凝练，诗面呈浮的是不在意，暗地里却埋着说不尽的悲哀”。对此，卞之琳并不认同。卞之琳认为，自己创作《断章》一诗，所要着重表现的是“相对”性。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卞之琳仍然认为这首诗是着意“表现相对相衬、相通相应的人际关系”，“无非是表达一种相对的、平衡的观念，所以你把我‘当风景’，我也把你‘当风景’，‘你’‘我’的形象互相换在对方的窗口与梦中”<sup>[4]</sup>。

李健吾与卞之琳的这场互动，产生了对于《断章》主旨意蕴的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装饰”，一种解释是“相对”，并被文学史家归纳为“装饰说”和“相对说”。现在看来，不管是李健吾着眼于人与人之间“装饰与被装饰”的悲哀，还是卞之琳着重于万事万物“相对相衬”“相通相应”的关系，都在强调一种广义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联，在这一点上，“装饰说”与“相对说”是相通的。只不过李健吾从《断章》的“装饰”中看到了“说不尽的悲哀”，卞之琳则自认为其创作意图并不是着意表现悲哀的情绪，而是意在引发读者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哲思，所蕴含的情感应该是中性的，既不悲哀，也不欣喜。这两种解说之间形成的差异，为后来的评论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诗人余光中“仿卞之琳《断章》诗意”创作了《连环》：“你站在桥头看落日，/落日却回顾，/回顾着远楼，/有人在楼头正念你。//你站在桥头看明月，/明月却俯望，/俯望着远楼，/有人在窗口正梦你。”这首诗着意表现“相对性”，可看作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心灵呼应与共鸣。郭青格认为，《断章》是一首体现诗人悟性、表现世间万物之间关系的诗，“是以诗中事物间变幻而神奇的关系牵动人的情思，打动人的灵魂，实现其审美价值的”<sup>[5]</sup>。孙国华从分析《断章》诗句与诗句之间所隐含的语言结构关系入手，品出三种人生意味，即人生悲剧意味、人生喜剧意味和悲喜交加、祸福相依的意味<sup>[6]</sup>。刘淑青从乐观的角度阐释《断章》，认为诗中“洞幽烛微”“如此委婉”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这是一种“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知相惜的愉悦感”，具有和谐之美<sup>[7]</sup>。杨景春则从当下视角出发，认为《断章》是“和谐社会的艺术写真”，这首诗所创造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和谐之境界让读者神往”，能够激发读

者善待自然、欣赏他人、珍重自我的多重情感<sup>[8]</sup>。不难看出，从余光中到杨景春，不论是仿作的新诗还是发表的论文，尽管对《断章》的阐释仍然没有脱离李健吾的阐释和卞之琳自述这两个维度，但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拓展，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除了“装饰”和“相对”之外，还有一种较为流行的阐释是“爱情”，文学史家归之为“爱情说”。曾一果、曾一桃认为“风景”二字是理解诗人创作原意的关键，因为诗中二人以风景作为观察的中介，通过风景传递爱慕之情，风景也是二人近在咫尺而无法相见的象征，是一首对美好爱情无限向往的诗，即使诗中包含“装饰”“相对”的哲理，也是因为无望的爱情而衍生出来的<sup>[9]</sup>。王洪辉则从古代意象与现代视角的交汇之中，判定《断章》是一首李商隐式的“爱情隐喻诗”，诗中的4个物体意象（桥、楼、明月和窗子）和一个精神意象（梦），均隐喻了男女之间的爱情<sup>[10]</sup>。曹传安则一方面认定《断章》是一首情诗，一方面认为其中的“情”具有特殊的内涵，是“人世间一种类似于爱情又不同于爱情的无意相遭又难以再逢的遗憾情愫，它无法凝定为爱情只能转化为难以弥补的遗憾之情”<sup>[11]</sup>。许彩云通过对诗人所处时代、性格及写作语境的分析，推断这是一首爱情哲理诗。许彩云甚至考订了诗中的“本事”——卞之琳与张充和之间的情感纠葛，结论是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张充和的单恋之情”<sup>[12]</sup>。江弱水认为，“《断章》很容易读成一则爱情故事：男主角矜持、含蓄，私心倾慕一位美丽的女子，却未敢表白，只是从远处偷觑，在梦里相寻，而那位女子则浑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别人眼中的美景、梦中的珍饰。”<sup>[3]</sup>颇堪玩味的是，卞之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承认、不赞同“爱情说”，认为《断章》与爱情无关。卞之琳曾自述《断章》的创作缘起，谈到此诗1935年秋天写于济南，“与眼前风物并无直接关系，也许倒是在不觉中受了我在日本曾经读到过的周作人译永井荷风以‘呜呼，我爱浮世绘’开头的一段话的无端触动，忽然幻想出那么一境”，旨在表明这首诗因偶感而发，无关自己的情感生活经历。直到1991年，卞之琳才隐隐约约承认这首诗中“无意中多少着了一点我个人感情生活的痕迹”<sup>[13]</sup>，可见诗作者与评论者的长时间互动对阐释此诗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关于《断章》的各种阐释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着眼于探讨其“本义”“原意”的。一旦认定其本义或原意是“装饰”，就会反对“相对”和“爱情”，反之亦然。从不同的论点出发，有人认为《断章》的关键词是“装饰”，有人认为是“风景”，有

人认为是“你”，也有人认为是“看”等。为了揭示《断章》艺术魅力的来源，有评论者引用了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有评论者运用了“凝视美学”原理，还有评论者运用了修辞学，等等。在下面的讨论中，笔者将《断章》与明朝张岱的小品散文《西湖七月半》进行比较，以“看”和“梦”为关键词，且不再拘泥于“装饰”“相对”“爱情”等说法，揭示某种古今一脉相承却因时因境而异的人生况味。

## 二、因“看”而“梦”：古今一脉的人生况味

对表现相似的主旨、情感或者运用相同创作方法的作品进行比较，是文学阐释的基本范式之一。一般而言，同一样式作品之间更具可比性，故评论者在阐释《断章》的时候，往往将其与戴望舒的《雨巷》、余光中的《连环》、顾城的《远和近》，甚至苏东坡的《蝶恋花·春景》等进行比较，以体察这些诗或词在表现主旨、注入情感、营造氛围等方面的异同。譬如，有人读到《断章》，就会联想起顾城的小诗《远和近》：“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这首诗与《断章》一样，通过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看与被看”及其相应关系的变化，表现了某种微妙的哲思。

近读明人张岱的《陶庵梦忆》，其中的名篇《西湖七月半》使笔者怦然心动，蓦然联想到卞之琳的《断章》，并萌生了将两者进行跨时空、跨文体比较的想法。这是一种不期而遇的阅读体验，其情感的触发点恰在一个“看”字，而终结点都是一个“梦”字。倘若将《西湖七月半》作为《断章》历史生活的底色，将会使我们对《断章》的阐释更为纯粹。为便于比较，特将张岱《西湖七月半》录之如下：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装，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妾，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嚷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煖炉，茶铛旋煮，

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游湖，已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颀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sup>[14]</sup>

张岱这篇仅500余字的小品散文，一共用了25个“看”字。乍读之下，张岱这篇《西湖七月半》与卞之琳的《断章》似乎毫无可比性。事实上，我们无须征引高深的文艺理论和前沿的研究方法，仅从人、情、物、理四个方面将二者进行比较，即可发现它们之间的神奇联系与显著差异。

首先比人。这两篇作品，其文体虽分属散文和诗歌，写作时间相距300多年，但作品中的主角都是人，人是这两篇作品共同的焦点。所不同的是，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提到了各色各样的人，有达官、韵友、名娃、闺秀、妾童、名妓、闲僧、门军、轿夫、舟子、皂隶等，可以说杭州城里各个阶层的人都汇聚到了七月十五的西湖，摩肩接踵，好不热闹。而卞之琳的《断章》却只有两个人，即“看风景人”和“你”。并且，出现在《断章》中的这两个人是模糊而抽象的，作者没有点明他们的性别、社会地位、身份角色等。诗中所用的第二人称的“你”，一度引发评论者的关注，秦亢宗、蒋成瑀认为，阐释《断章》的关键在代词“你”。秦、蒋二人认定，此诗第一、二行的“你”是“他”，第三、四行的“你”是“她”<sup>[15]</sup>。作者卞之琳对此并不认同。卞之琳认为诗中的这个“你”，可以是“他（她）”，也可以是“我”，其角色、性别等是可以互换的，卞氏的原话前文已经引录，此不赘述。从这种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张岱和卞之琳都着重渲染人在其作品中的存在，但前者所写的人是具体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后者所写的人是抽象的，形单

影只,甚至仅用一个代词“你”来指称,其象征意味十分明显。

其次比情。周作人曾称张岱为“都会诗人”,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其笔下均有体现,且笔锋常带感情,自成趣味。《西湖七月半》出自其散文笔记《陶庵梦忆》,这是张岱著名的“遥思往事”之作,其中尤以谈论戏剧、节庆者为多。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说,“所有的‘遥思往事’,都会有意无意地把‘散文’当‘诗’来写。眼前的世界越是狭小,这种美化往事的倾向便越明显。明清易代,天崩地裂,张岱的‘遥思往事’,不能不带有更多的温情与想象”<sup>[16]</sup>。具体到《西湖七月半》,张岱尽管对杭州人“好名看月”却“避月如仇”是带有一丝讥讽的,对到西湖看月的五种人中的前四种人,张岱与他们的趣味并不相投,但他下笔有分寸,感情是相对温和的。与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写于历经沧桑的晚年不同,卞之琳写作《断章》时年方25岁,正值青春年少。不过,卞之琳在《断章》中所表现感情并不像年轻人般热烈,反而相对温和,甚至有些意想不到的老成。这或许与卞之琳属于“主智”派诗人有关,他在诗中所表达的情感,无悲无喜,理胜于情。故评论者在阐释《断章》时,往积极的一面探求,会发现其隐含着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动人的爱情故事,而往消极的一面去发掘,会感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装饰与被装饰”的悲哀。就情感的表达而言:张岱深沉含蓄,节制有度;卞之琳少年老成,情中显理。

再次比物。一地有一地之风物。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写的地点乃杭州西湖,时间是某年的七月十五日,湖光、月光、树影、荷花、楼船、断桥、灯火、露台、箫鼓、弱管、轻丝、净几、暖炉、茶铛、石凳等自然的、人文的、艺术的、生活的景和物,汇聚一湖,别开生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岱笔下的西湖风物,可作为我们考察明末清初杭州民俗的第一手资料。反观卞之琳的《断章》,没有时日、不明地点,所谓风景只有桥、楼、窗户、明月等几样点缀其间,这几样风物既是现实世界中实体的物,更是诗歌世界常见的意象。用绘画来比喻,如果张岱用的是工笔,那卞之琳用的无疑是写意。从二者的对比可以看出,富有诗意的散文毕竟是散文,用白话文写成的诗毕竟是诗,散文中的景物与诗中的意象,其繁简详略,本体象征,判然有别。

最后比理。要明了张岱《西湖七月半》和卞之琳《断章》所蕴含的哲理之异同,我们须要抓住它们共同的关键字“看”和“梦”。如前所述,张岱此文不长,却用了25个“看”字。其中,大多数“看”字用来

看人,少数几个“看”字用来看月。笔者以为,人的一双眼睛,除了用来认路、认字和欣赏风景之外,大多数时候是用来看人的。张岱笔下活跃在西湖七月半的各色人等,名为看月,实则看人,也希望被人看。正如俗语所言,人生就像一台戏,你演我看,我演你看,我们演他们看,他们演我们看。这样将人生看透,或许有点绝望和悲凉,但人好在还有梦。张岱正是看了西湖之上各色人等的表演之后,于夜深人静之时,方才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得享惬意“清梦”的。我们不难理解,张岱的“清梦”实际上是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逃离世事纷扰寻求心灵安顿的世外桃源。再看卞之琳《断章》中的“看”与“梦”,情形却有些不同。张岱在眼花缭乱地看过之后,就将之前的喧嚣撇在一边,在荷花的香气里做自己的清梦去了。《断章》中的两个人,即“你”和“看风景人”,“你”看风景,“看风景人”看你,看与被看,相对单纯,但他们的“梦”却比张岱的“清梦”复杂得多,因为在看与被看之后,他们再也不能撇下对方独自进入梦乡了,而是伴着明月,梦里还在相互装饰着彼此。走笔至此,不禁令人想起当下的一首流行歌曲——由刘兵填词、李健谱曲、王菲唱红的《传奇》中的歌词:“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竟与《断章》中的意境高度契合。卞之琳曾说:“梦是困倦心灵的归宿,梦是痛苦心灵的慰藉,梦是绝望心灵的火种。”《断章》中的明月与梦,也许具有这样的意义吧!

日有所见,夜有所梦,古今皆然。《西湖七月半》与《断章》皆为因“看”而“梦”,只不过由于时空差异,张岱笔下表现的人生境况,对应的是湖光月色、灯火楼船、喧哗众生,所谓“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在极为繁华的表象之下潜藏着空虚和落寞,只有待这一切复归于宁静之后,才能于荷香清梦之中体察到些许真正的人生情味。卞之琳《断章》所表现的人生境况,则仅有桥、楼和桥上看风景的“你”、楼上“看风景人”,略嫌单调的背景,有点朦胧的身影,却勾画出一幅“人人心中所有,个个笔下所无”的“风景”。面对这样一幅写意风景画,读者头脑里坚硬的理智或者心灵中柔软情感被触发,不同的感悟由此而生:理智占了上风的读者,体悟到人与人只是“装饰与被装饰”,人生如戏,看与被看,角色互换,或者万事万物本来就是“相对的”,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情感占了上风的读者,一定希望置身风景中的两人“确认过眼神”,或许他们今生今世都不再谋面,但明月作证,他们都收获了爱的感动

或爱的惆怅,都如期出现在对方的梦里。因此,无须探究《断章》的所谓“本义”“原意”,“装饰”“相对”的哲理以及“爱情”的美好或者无望,均已蕴含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断章》的意蕴取决于读者和评论者对其的感发和体悟。那似曾相识的风景,其中最能与读者心灵契合的部分,就会化为读者的感悟。

### 三、结语

卞之琳这首仅4行的小诗《断章》,因其丰富的意蕴引发了各种不同的阐释,主要观点有“装饰说”“相对说”和“爱情说”。本文则将《断章》与《西湖七月半》进行跨文体、跨时空比较,认为二者都是因“看”而“梦”,即日有所见、夜有所梦,其所表现的某种人生况味具有历史与现实相通的特质。前者将某种人生况味进行了诗意的呈现,后者则是散文化的。与散文不同,诗化之后的人生况味具有无限的阐释空间,可与读者的心灵产生多点碰撞。《断章》的这一特点使得作者与读者之间、评论者与评论者之间互动频繁,各种观点交流碰撞,其意蕴的阐发也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卞之琳及其《断章》所引发的读者和评论者对作家创作“本意”和作品“真正”意蕴的探寻带有某种普遍性,即对于文学艺术作品而言,作者本人出面说明其创作意图及其作品所要表达的主旨,也不能使读者、评论者对作品意蕴的阐释定于一尊。可以预见,尽管卞之琳“斯人已去”,但读者和评论者对《断章》的阐释仍将持续。“诗人挡不住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是享有充分自由的,他们无须为既有的观点投出赞成票或者反对票,他们只需遵从自己的审美趣味和知识积累,交融互鉴,在诗歌与自我的相互映射中发现新的意蕴。

#### 注释:

①部分卞之琳诗集收录和部分论文引用这首诗时,诗的第二

句往往衍一“的”字,将“看风景人”误为“看风景的人”。这一现象似乎并未引起读者的注意。查卞之琳诗集的权威版本,是没有这个“的”字的。一字之差,还是颇可玩味的。

#### 参考文献:

- [1]李健吾.答《鱼目集》作者——卞之琳先生[N].大公报(文艺副刊),1936-06-07.
- [2]孙玉石.新诗十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1.
- [3]江弱水.诗的八堂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3.
- [4]周良沛.新诗选读111首[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 [5]郭青格.卞之琳《断章》的审美意味[J].文学教育(上),2007(7):96-97.
- [6]孙国华.人生哲理的智慧言说——卞之琳《断章》诗意的语言解读[J].语文知识,2015(2):81-82.
- [7]刘淑青.迂徐回旋中的和谐——卞之琳《断章》赏析[J].写作,2010(13):32-34.
- [8]杨景春.卞之琳《断章》新解:和谐社会的艺术写真[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0(2):48-53.
- [9]曾一果,曾一桃.爱情永恒 风景长存——卞之琳《断章》创作原意解读[J].名作欣赏,2001(3):18-22.
- [10]王洪辉.古代意象与现代视角的交汇——卞之琳《断章》的审美特质[J].名作欣赏,2008(15):38-39.
- [11]曹传安.永恒的遗憾在风中飘荡——对卞之琳《断章》的一种解读[J].语文知识,2017(3):22-24.
- [12]许彩云.语境视角下卞之琳《断章》之爱情哲理分析[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9):39-41.
- [13]卞之琳.难忘的尘缘[J].新文学史料,1991(4):139-142.
- [14]张岱.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M].马兴荣,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82-83.
- [15]秦亢宗,蒋成瑀.现代作家和文学流派[M].重庆:重庆出版社,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
- [16]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01.

[责任编辑 于湘]